

2014 年 12 月 9 日

云南宣威市法院开庭 当事人当庭赞颂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云南省宣威市法院对两名法轮功学员浦梅娥与高泽孟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两名当事人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经历，否定强加的罪名。

修炼法轮功弃恶从善 浦梅娥否定强加的罪名

浦梅娥在法庭上说，自己在看守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过去的坏人变成了今天的好人，她不承认给她强加的罪名，但如果能用她的亲身经历来让公检法人员分清善恶，明白真相，她坐多少年的牢都愿意！法官眼睛看着她足足一分多钟说不出话来。

浦梅娥，女，四十五岁，开缝纫店为生，二零零零年因犯罪被抓进看守所，在看守所结识了法轮功学员，她发现一个法轮功学员坐牢了，还整天乐呵呵的，所以很好奇，就想了解她，结果发现她不仅没犯法，还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于是就主动跟着学背法轮功师父的诗词，背的越来越多，把《洪吟》全背下来了，越来越懂得了怎样做人的道理，真诚的悔过，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决心按照“真善忍”回归自己的良知。她得到了福报，过去身上得的病全好了，整个人的变化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浦梅娥出狱回家后，按心愿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努力学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告诉别人法轮功有多好！对别人讲真相行善事，又被抓了。过去被抓是因为犯罪，现在被抓是因为行善！

在法庭上，浦梅娥声泪俱下，控诉着她被抓后坐老虎凳的惨状，她的亲人和在座的人受到感染而流泪。过去犯罪被抓没坐过老虎凳，现在行善被抓却被坐老虎凳，还没定罪就法外

受刑。在监狱，就因承认自己炼了法轮功，就被关禁闭、施电刑等酷刑！

最后，浦梅娥清晰地说道，自己从过去的坏人变成了今天的好人，都是修炼大法的结果，她不承认法院给她强加的《刑法》三百条的罪名。

网上学炼 高泽孟自豪地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

高泽孟，男，三十八岁，在一宾馆做保安，在法庭上讲述了他得遇法轮功的经历：二零零九年的一天，在一书摊上发现了一本《转法轮》，就买回家看，并上网搜索，他受到平生从没有过的震动：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多年，法轮功没有任何过激对抗行为，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一直保持着平和，原来炼法轮功的人是好人，法轮功太神奇了！就在网上学炼了，自己默默按照“真善忍”去做人，身体起了很大的变化，思想观念也变了，心情轻松了，知道了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他要把自己的幸福与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幸福。所以，法庭上，他善恶分明，理直气壮，自豪地承认说自己是修炼大法的！在看守所要学法律，他从《刑法》中看到，法轮功所做的事情都是受到《刑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保护的，所以他不承认《刑法》三百条强加给他的罪名。他自己也没做过坏事，也没有伤害过别人。

冲破重重无理阻挠 律师做无罪辩护

两位律师又从法律的角度有理有据的为两名法轮功学员做了辩护。通过律师的论辩明确得出：在我们的现行法律中，凡是用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的那些“法律”，包括《刑法》三百条，都没有提到法轮功，“法无明文不定罪”，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邪教”二字是出自于江泽民之口和评论员之口，那不是法律。法轮功学员的一切言行都受到国家《宪法》和

《刑法》的保护。

从立案开始，律师就介入，警察对当事人是先抓人，后收集“证据”，所以执法人员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程序也是违法的：案子在公安局，不让律师接见当事人；案子在检察院，借口“属政治案件”公安局也插手不让见；案子在法院，公安局又借口“需 610 批准”也阻挠不让见。最后，两位律师做了很大的努力才争取见了当事人。此种违法行为不仅剥夺了律师的权利，也侵害了检察院和法院行使监督的权利。公诉人认为法轮功是反党。律师认为，党是一个组织，只有组织内的人拿出违法依据，走法律程序来解决，不能凭口执法。再说，批评和监督政党，这是人民的权利。

在二十六日的法庭上，是非分明，善恶尽显，法庭上的执法人员以往对法轮功的负面认识也最大限度的得到克制，尽力不去打断律师的辩护。当然，人都有着善良的本性和评定善恶的标尺，无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还是什么职务，人的本性都有显露的时候。

家属过去不明白的，今天舒展了一口气，从走进法庭时的自卑，到走出法庭时的自豪，脸上洋溢着与过去不同的神情。一位家属主动打听如何请律师，他们也要请律师维护亲人的权利！

律师认为，法轮功学员不仅没有违法，还维护了法律，是一群善良的人。希望宣威市执法人员有错必纠，真正体现“依法治国”原则，站在公正的立场宣告当事人无罪。

法律的最高境界就是维护人类道德，惩恶扬善，希望公检法人员能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为我们自己，也为子孙后代造就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云南法院自导自演非法开庭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云南楚雄大姚县法院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非法借用楚雄州法院二审法庭，对三位法轮功学员朱忠富、何高琼、刘宜君非法开庭。

所谓的“开庭”是大姚县法院在无法律依据、无律师到庭、无当事人同意的三无状态下，自导自演的闹剧。家属们对执法人员的严重违法行径十分愤怒，他们联名写了控告信，递交各级相关部门，并到各部门要求放人。

朱忠富家属到大姚看守所：所长声称他们也不愿意关人，也愿意放人，只要有文件、有通知马上就放。当问到是否打了人，回答说里面从未打过人，也没给他戴过手铐脚镣。可他本人对律师说过，因为他进去的时候不愿穿黄马褂，几个犯人按着打他，武力强制穿上；在开庭那天，出来的时候是戴着手铐脚镣的，亲人看到了，后来取下了。象这样的情况都说谎，就更让人不放心了！

家属到了大姚公安局：找到了案子负责人陆文辉，他是国保的。家属问他收到控告信没有？他说收到了。并威胁说，朱忠富的女儿不听他的话，不配合，还请了律师，否则就可以判轻一点。

家属到大姚法院信访室：法官余平说已收到控告信，并已转交人大。当家属问什么时候放人？回答说：九月二十七日案子才转过来，正在调查。当要求赔还非法抄走的车子时，他们便以势压人，家属就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用文革那一套来压人。接着家属问了一些问题，回答都是敷衍了事的。

十一月三十日，家属收到了云南省公安厅对控告信的回告函，说“来信收悉，已按管辖于十一月二十日转云南省省高院处理，请直接与他们联系。”

家属又于十二月一日到云南省高院控告科。法官说，不管公检法人员违法不违法，等判决下来不服了再

来反映。又说，律师是因为不配合“安检”才放弃辩护。家属说，安检违法问题有法律依据，控告信上已说清楚了。既然没有法律文件给法轮功定罪，我们的家人没有犯法，应该放人。法官回答说：法轮功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并说：你们什么法不好犯，非要去犯这个？家属请问法官姓名，他说：知道我姓吴就行了，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话拿去告状，我要是丢了饭碗，我可要找你们。

家属听后无语了：我们满腹沉重来找他解决问题，比丢了饭碗还要沉重的心情，他不仅解决不了，还怕丢了饭碗要来找我们！到底是谁该找谁呀？这么大一个政府，到底谁应该依赖谁呀？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判、被开除公职、丢了饭碗，原来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这样的社会老百姓还有活路吗？还有申冤的地方吗？

朱忠富现年五十九岁，四川攀枝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午一点左右，朱忠富在大姚七街送神韵晚会光碟遭绑架。当晚楚雄市公安局、大姚县公安局、楚雄市610、片警、消防队、小区保安等人员来到朱忠富家所在小区（楚雄市鹿港一号），把小区内全部灯关闭后，躲在小区四处及楼下。当朱忠富的妻子李卫萍、女儿、女婿、朱忠富的四弟和朋友何高琼、刘宜君下楼后，恶人就将他们绑架、构陷迫害。

刘宜君，女，现年四十二岁，原在昆明工作，因母亲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年事已高，生活需要



双手反背铐在椅子上

照顾，刘宜君便辞去昆明较好的工作，回家照顾老人，母亲在修炼中身体渐渐好转，就在此时，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晚，刘宜君去朱忠富家，在楼下被楚雄市国保的一个人掐住脖子，手被反绑起来，押上公安的车里带走。之后到了楚雄市公安局，刘宜君被铐在椅子上，恶警一直不让她睡觉，一胖子警察用很下流恶毒的语言谩骂，直到凌晨五点左右，警察走了，刘仍被铐在椅子上，之后送到看守所。刘宜君因长时间被铐，在看守所后很长时间双手仍肿胀。◇

动手前 先动脑 为什么 这么巧

2005年4月，新增《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写到“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2013年8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明显违法的。我们无法知道制定者的真实目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逃避惩罚的后路。

其实此种事情早已有前车之鉴：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七百九十三名警察、十七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之后一纸“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如今，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周永康都被监禁，他们哪个不是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呢？

卸磨杀驴是中共一贯的毒辣手段，那些还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真的为自己的将来好好的想一想了，您就心甘情愿的为其当替罪羊吗？◇